麟原文集

二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前集卷十

行狀

德慶路郭惟肖行狀

元 王禮 撰

公諱惇字民則姓郭氏廬陵人也系出汾陽王之第九子銓陵各存者府君仕吉因家邑之麻江五世祖其徙及仕宋以科第顯內附初詔未下至大三年公游京師侍閶門以詩見皇慶初筮仕濟南學正既至即

31927

訪求碩儒以新學校得張公起岩師表後進延祐科興
張以明經進士魁天下士類益服公之知人已而東昌
分憲以公性行温純問學博洽保充館閣之職銓曹奉
行不力公亦以躐等辭至治間授潘陽路安撫使司高
麗軍民揔管府儒學教授歷兩考陞將仕佐郎永豐縣
主簿任未滿丁内艱居喪盡禮弔者悦服服闋或勉之
仕則喟然嘆曰始也干升斗之禄為養故也自今以往
其無意于斯世矣况敢希榮名之寵乎改兩浙都轉運

使長林場司丞竟不赴後選充京城義儲倉使公府催迫上道比到官勤謹自持五侯七貴饟稟之供入薄而出厚隳私以償公處之晏如無幾微見于辭色遷福安州判官以鄉里親舊所在杜門息交六載如一日州之長王侯德貞廉潔士也無得而少焉後以徵仕郎任興國經歷省臣辟充理問委赴江西求援未報而湖廣陷遂留豫章朝廷以淮氛滋昏道路壅隔命行省便宜銓注又有德慶推官之命國步險艱而公由是勇退矣禮

聞公神情蕭散美髭髯孝友根乎天性子弟有片善奬借不離口世慮澹泊而交誼纏綣賓舊過從歌詠傾動于駢儷之文尤敏給使朝廷用舉者言寘之清要必黼黻皇猷克稱其職何至馳驅簿書以老令人有用乖其材之恨哉嗚呼悕矣故老于今落落矣公生于 闕 丁亥没于 闕 辛丑享年七十有五父肇慶府君贈從仕郎高安縣尹母劉氏李氏俱贈高安縣君妻涂氏封宜人壽八十而終子男三人子年子明子禮女一人在室

孫四人諸孤以其年臘月葬于里之泉江山五年後余
過葛陂公之冢子與余有故幸氛祲之清慨譜乘之
淪落俾狀其行以俟求銘于先友之相知者禮惟終慕
之孝有不可辭故次第其槩以為之狀云前鄉貢進士
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王禮狀

潤月居士胡君行狀

君諱履輝字清翁吉之太和禾溪人也其先五季時由
長沙辟地徙于吉泒別有三孟為值夏之胡若忠簡公

銓其後也仲為南城之胡策慶歴六年第仕至朝奉大夫行者其後也季為禾溪之胡分徙黄漕若進士南城丞箋暨居和溪者多其後也曾祖必舉字伯俊妣龍氏祖士茂字國秀歸附初以豪俊靖邑里人稱古澗先生妣劉氏父元永字宗遠一字東隠妣蕭氏陳氏君初生時大父夢月墮掌中命名曰月比長明敏穎達幹蠱用裕公私酬酢輕財倜儻弛張合宜遇事即始見終通變不拘語儒不流于迂語吏不期于刻理較曲直不苟挫

于人卓然能自樹立思大其家聲居當孔道迎送無虛
日不倦力雖後人豐貲富積無遠識者恒下之人謂東
隱為不死念父没抱不終養之憾事祖母劉尤竭其力
寒煖之候滑甘脩瀡之奉必躬視之母蕭氏先卒奉繼
母無幾微不用其極兄弟四人君處其次佩服先訓聚
居尊禮堂友恭怡怡始終如一季弟履寧實陳氏出也
觀光京國屢易寒暑而無離憂者知兄左右盡養猶已
在膝下也陳年踰八袠遭承國恩賜帛公率昆弟子姓

升堂奉觴為壽潘與萊衣焜煌後先歡洽三世鄉人榮之胸次和易與朗如春風秋月不為崖岸險絶與鄉鄰處紛難以解釁隙以平里有巡徼從政者必賴以為治焉所居郭家渡舊有徒杠横跨洶湧先世所建君繼志修理行者德之若閑林寺重修清福菴崇道觀特建混元壇割田樹碑立祠奉先以托悠久非求福田利益也中歲以生齒日蕃先廬不足以容乃求地溪東卜築杜山之下幽蔚夷曠翠合青回儲書有樓彈琴有室又闢

南齋以聘師訓子為先務列置誠齋楊文節公福榮堂記煥章閣學士艮齋謝公儒林精舍記及祖若父墓文諸碑刻之存者于庭復輯録誠齋艮齋文信國公須溪劉太史青山趙先生麟洲龍先生諸名勝與先世往来詞翰序述暨忠簡公遺帖古澗吟藁盡刻梓以傳名曰胡氏流芳集其拳拳詩書門户詒厥孫謀類此晚别字澗月因以名堂示不忘先祖夢兆也搢紳先生喜其名實相副若吳草廬龍麟洲夏果齋虞邵菴而下為詞詠

歌之者累百篇又作遲菴于居側取趙文敏公子昂所書蓬寓二字榜之性酷嗜古書名畫精于鑒别暇日與子弟擇其尤善者類分而貯之以資玩覽花時月夕觴咏怡神樂其餘年而時殊事異有足興慨者矣于是屬其子弟語之曰古今治亂相乘驗之前史可見承平混一幾百年厥今四郊多壘履霜堅氷其可憂者乎吾氏之居此土忠厚傳世殆非一日達而在上立乎人之本朝則當抗言極論不避權奸以忠簡公為法窮而在下

無民社之責則當保障鄉曲毋縱反側以古淵公為法況我里當義山遂水之衝冥頑之斬木揭竿者日相繼也鄉黨宗族之所依祖宗坟墓之所托保庇之責其容可後乎散儲蓄聚丁壯絕奸慝滋蔓為官府藩維正今日事也汝曹試思之君今捐館已十年陵谷之感何限而令子矻然砥柱中流使鄉里按堵如故是豈偶然也哉君娶岳氏宋進士衍之五世孫也子男四人長志楫初以軍功授巡檢次志安繼兄履坦後次志道志德繼

弟履常履寧後女二長適劉次適岳孫男三奎煥倬公
生乙未二月九日歿於至正丁酉四月八日葬於所居
之後嗚呼以君之才之識使當賢智馳驅不足之日得
效一官任一職豈不綽綽乎有足觀者而竟齎志以歿
為人才世道惜者能不恨恨于斯乎禮之里違和溪一
舍而遥知君家世舊矣又嘗與君之子遊益得君平生
梗槩故序述其行俾得藉手以請銘焉光幽發潛仁人
君子必有哀而賜之者矣謹狀

李教授主敬行狀

曾祖長翁

祖崇甫

父翔飛懷集教官

妣劉氏

君諱主一字主敬姓李氏廬陵朋田人唐西北忠武王晟生嶺南節度使憲憲生宜春府君游游家宜春至孫服應南唐三經科始遷廬陵朋田累徵不仕賜號三經

處士盖自宜春徙居吉者衆朋田則處士之系也吳文正公題其家乘曰西平十五子南土百千孫墨蹟具在世業儒由科第起家者累累有焉君少負奇才俊氣登祝融歷長沙窺九疑慕聖賢之遺風考載記之往跡一時名士魯樵雲翚志道貫子素元浦楊伯謙輩深器重之邂逅湘潭傾情輸胆揮觴落筆明日傳誦得聲吳楚間豈過情哉尤為廣西元帥章公所敬舉充陽朔校官不就後試吏宣城存心及物上下宜之適丁外艱後

復歸湘潭子弟從者益衆方養晦待時而世事有可慨
矣壬辰還鄉奉母避地既而母夫人以疾終猶能葬祭
盡禮於奔竄之隙人以為難亂定卜築楓林之間以老
學者稱之曰楓隱先生登山臨水耕道獵德若將終身
焉已酉春會明廷遣使求賢羅山絡澤無遠弗至咸又
以君為舉首後郡守王侯君澤以吉為江右名郡非得
聞望老成不足師表學校遂力起君為郡博士在職寬
敏屢以公委至京遂感瘀暈之症既愈復作卒於家洪

武六年十一月廿六日也享年六十娶胡氏男一人汝善女二人繼胡氏男二人歐生歸生女一人壻安成周某越三日諸孤以君祔葬祖塋之側違所居近百步同邑王禮於君為斯文契既往哭之其子涕泣請書其行因念君平生劬學思自見於當世遭時多艱賫志以歿死之日家無以為葬傷哉貧也然論其為人非尋常可及而到君事大父極其敬順大父臨終撫其頂曰孝哉順孫吾必陰報汝克昌於後君親喪未除二弟淪胥以

逝教養從子切於巳子今皆成立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巳生死不相負經指授者槩可觀輸忠猶恐弗盡自今觀之復求如君晨星霜木矣豈不重可歎哉有集曰秋山樵唱為文隨事說理穩穩有至味詩歌發揚清亮寘之高岑閒殆伯仲也藝之末者余嘗取而傳之世躬行之實不無望於當世立言君子焉姑述其行以授其孤俾得藉手以請云謹狀

教授夏道存行狀

嘗至夜分父母憂其勞勩止之伺母夫人既寢竊燈燭
入帳披吟不輟稍長侍親往敎親有所適即檢攝同輩
莫敢嬉戲如親未出人已奇之二親之歿也祭葬盡禮
僉謂夏氏有子延祐癸亥從兄仲善以易經舉於鄉君
益勵志于學思並驅齊駕遂從季父明德先生受易大
義季父亟稱於衆曰吾家科第又有人矣所居泮水經
門而橋横其西因名其居曰西橋流水之間日與名勝
講習其中背聲籍甚秘書卿達公兼善篆其顏御史貢

公泰交序其事一時鄉之先達如解中正馬成已王與耕輩皆相與莫逆讀其程試之文光明而俊逸暢達而紆餘莫不以世科期之然試于私輙在前列大比之歲又往往屢黜於有司其命也夫天歴已巳從兄再舉及第改會稽尹君由會稽入姑蘇過廣陵溯大江以遊乎吳楚之交于是四方慕夏氏之易學自安豐自姑熟來從者有焉君亦自負所藴期於晚成孰知宇宙㳂黷而世事日非矣喪亂以来頻年奔走衣食之不給而未嘗

阿附以取容敖惰以取辱惟待人一誠故雖暴夫悍卒亦知敬服偽陳之在九江趨者日衆或謳君以進君曰吾雖不能有為于昔豈不能有守於今耶遂擇忠襄文節二楊公之里卜築以老焉於時隣曲親朋齒德相近者得九人每遇良辰美景必迭為賓主飲酒賦詩以為樂名曰真率會好事者繪為九老圖大夫士家莫不欣羡盖山林恬退之趣君于是專之矣故亦自號退菴老人云既而天命耆定文事聿興設科取士無異前代廣

東江西以較藝聘者無虛歲省憲長貳之崇儒者時因
行人問安否自是從遊日衆而世故又有不得而辭者
矣貳守楊侯弘道聘之類宮太守徐公彥中薦於省部
辭之辭之不獲則受鄉郡教授以歸領職以來易俛達
為謹厚起倦厭為勤敏稍稍無愧盧陵時朝廷方尚鄉
飲之禮君與博雅君子考之經傳所載參之歷代所行
酌古準今不膠不陋由是冠帶濟濟有嚴有泰觀者歎
曰郡庠非教授太守獨能行此曠典者乎越三月得疾

疾交游問視言笑自若一夕夢至家即動歸與謂子曇曰吾平生未了者惟吾父母改葬未安耳汝曹毋忘吾志言訖就寐翛然而逝實洪武八年六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歿之日太守率僚屬往臨治喪命載還其里太守而下及士友送祭于城南者數百人莫不痛哭流涕舟發而後返觀者榮之越數日諸孤櫂殯其柩于里之夏徑明年春曇兄弟具梗槩求禮狀其行每一執筆不覺潸焉出涕追惟較藝五羊忝同馳驅鄉飲議禮

忝同揚確一話言一動容顯顯猶在心目而九京不可
作動隅嵗時能無感於中者乎知已晨星相繼淪謝前
年狀李君主敬善行君謂有此可無銘矣曾幾何時復
述君生平惡得不動後死者之悲也君盛時未效于用
事業未顯然為性寛厚口不論人是非與人言必依于
仁義待學者亹亹忘倦遇有關於風教者必反覆極論
使聽者感動常誨子弟曰作文作詩無補於世雖工何
益徒費紙墨耳又曰文者德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

能文者亦偽焉耳使隣里鄉黨常有斯人與居後生氣
質豈不潛改而黙化而不可復得矣若談經則欲探伊
洛之微妙為文則喜效韓歐之春容詩賦尤追古人鄉
先生劉公桂翁評之曰道存之詩琢清貯澹凝幽抉奇
不茍簡一語飄乎如輕雪之度風冷乎如寒泉之落澗
澹乎如古罍洗之不可離衆器也永嘉先生李公孝光
亦曰予讀廬陵夏君所為古賦詩和粹雄蔚浸追古之
作者今其槀之存者有荷亭集越游集金灘集馬田集

為著姓五世祖其徙廬陵宣溪番衍好善富埒封君焉至君九歲而孤母夫人鞠養訓誨駸駸有成人意象迨長激卬周宻恨不及事其父事季父盡孝道待族姻以厚處里閈以和見賔友以敬應門接物重輕淹速適宜不輕為然諾毋敢姍侮邑長多藉其視聽為公平喜鋤强梗徐徐析以理咸宛舌無能盡一辭隣邑有猾民習詰告相雄長植黨詐欺事關節以法律罔無辜為生涯蔓於廬陵君曰蝨賊入境矣良植有不被害者乎集鬢

詖而盡除之濟其事者於我乎取由是逃責四逸境内靖安君力也居閒無事繕亭榭蒔花竹奉潘輿怡愉其閒音樂之奉饔膳之珎雖力足以備養亦可謂左右無違者矣闢齋閣蔵書籍常教其子曰憯于書者流于俗眈于書者淪于迂不俗不迂斯善學矣或者謂為知言至正壬辰兵釁日開淮寇攻掠郡邑君傾貲以助軍儲里之石門群惡嘯聚左道惑民亦厚賞給募驍壯躪其穴鄉鄰以寧又領府檄糾衆數百人往援永新凡扞禦

盡力且知方者皆其平生褱（音懷）誠秉忠之驗也乙未八月十有一日乃以疾没於家於戲陵遷霧塞之際正賴英雋以驅馳黎萌庶其有濟而止于此豈不深可痛惜哉君生戊申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四十有八配永新張氏簪纓世族也繼室中順大夫翰林直學士曾德裕之女三娶文氏則信國公從孫也男一人曰懷女二人壻楊某王某皆士族孫男二人諸孫權厝於葯溪之原後之一紀某年月日始謀葬于某所懷以禮其父執也求

狀其行以請銘於搢紳先生責其幽竁禮故述所知者
俾得藉手往拜云

王與京行狀

盧陵西北鄉多王氏多祖金地長者長者在南唐時以
仁厚存心澤物不倦嘗捨宅為寺鄉稱長者子孫蕃衍
日盛在宋最賢者瀘溪先生庭珪也二十二世孫有諱
彧者字與京生皇慶丙子六歲而孤與弟莒俱賴大父
撫育迨用有成既弱冠堂構數楹兄弟朋友時觴詠其

間以為樂本齋王侯字其顏曰怡偲與京嗜學雖浮屠老子之宗醫藥卜筮之伎靡不畢究本齋師廣東檄為潮州儒學學錄以母老辭弗就明年有母之喪哀慕靡届祭葬以禮既而慨然曰人本乎祖譜諜之弗修尚得謂水木本原之思乎謀及季父用賢叅訪棟溪連嶺茅堂分宜石分諸派崇畀親遠瞭然黑白遂鋟梓以章圖系承吉卲菴虞公為之序既又慨然曰人生所幸者有後有後而不使親炙名勝以成其材德猶之無也于是

作齋三間以為藏修游息之所以致博雅聞望之士種竹蓺蘭焚香煮茗琴瑟在御圖史在前以雪竹名其齋則學士曼碩揭公筆也意謂雪以清其神竹以虛其心子弟之於學也其庶幾乎于時士之能詩者相與咏歌申齋桂隱二劉先生俱序其事高州貳守馮君子羽亦造雪竹而為之記焉迨元之季與京屢試藝有司弗利四溟塵昏即仗義募勇擐甲執殳身先戎馬間以殄賊為志謂功業可指取有孰知事有大謬不然乃陣亡于

安成實至正丙申九月十三日也噫於今二十二年矣其子志伸痛念厥考齋志以歿無坏土以寄春秋展省之感盡然永傷數求予狀其行以傳余悲與京卓犖有志而逢時之不淑以至於斯也不忍違志伸之請嗟乎世之有其材有其志而無其逢者豈獨一與京哉曾大父逢丙字仲父大父展生字正叔父繼宗字用昭母程氏妻蕭氏弟莒字仲芳男一人善繼述即志伸也女一人淑慧適蕭惟臣是為狀

劉宗海行狀

先妣劉夫人之族姪曰宗海廬陵永福人也君生三歲而喪母既冠盡然内傷追服齊斬三年事繼母尤恭順迨丁外艱葬祭盡禮賦性剛直卓爾自樹非其義不屈念先廬之在中洲湫隘弗足容乃營構於溪南之雄美岡峻棟吏庭甲於鄉族臨川郡侯楊公益隸書于堂曰海峯美其屹乎波靡之中也生聚于斯聘師誨子為先務侍諸子極嚴切左右奉命惟謹不敢少盭小有失雖

對客廷辱不肯從學之隙即令幹蠱不使有幾微紈綺
驕惰意象處家事雖瑣尾亦井井有法尤善生殖嘗業
鐵爐於金牛大冶煽役者常千人由是高貲厚積漸擬
素封猶長松百尺雖不自覺而蓬蒿之仰羨於下者衆
矣天歷己巳歲旱明年道殣相望君爲糜粥以濟饑殍
存活者衆又運菽粟于淮歸以貸其不能糴者稔則收
其直不計其息篤宗族之親明疏戚之系以宋潮州守
城山王公孟孫所撰譜序請於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玄

題辭於譜錄梓以授族之人其尚義類如此初有舉君都水監從事君不屑晚值兵禍延蔓江右君率民義保障鄉井甙勸上功大府庶異日一資半級可覬君曰從政而不能忠以報國廉以律已公以澤民往往獲譴有之但得朝野寧謐子孫淳厚傳家不絶詩書之澤足矣焉用仕既而元之國事日益非矣君亦攜家避地流轉無虛月然視鄉之蹀血玉成砦者遠矣非前知之明能自脫耶壬寅之歲天兵收輯郡邑民間始復故業乙巳

正月負芻殘孽出沒墟里君不幸殞於家得年六十有六娶蕭氏有賢行相夫持家足為壺範子男五人天佑文佑保佑元佑科佑俱克植立不隤其家天佑先君一年卒女五人壻蕭西有曠作敬楊子言蕭會同王文達孫男十三人曾孫男三人以闕年闕月闕日葬君於闕

越十有四年諸孤不忘先美俾狀其行余惟劉氏自南唐駙馬丞亮之四世孫昉徙永福于今有年數矣非世族乎宗海復振於中微為鄉閭所稱慕有過人者

故家子弟無論學術所到茍能如君僇力賃殖轉遷有無以利其家則陶朱必屢散以得聲司馬不抱恨而立傳況土國者力有以贖又足全天倫之樂此余誦靖節人生在勤勤則不匱之句深有慕於君之立身而痛恨子弟無志量者齒於游民也禮於宗海有兄弟之好死生契濶悲愴何極惡得不取其槩而狀之宗海君字也而諱則海云

麟原前集卷三

麟原前集卷四

元　王禮　撰

序

贈伯通甫序

雩都監邑伯君既上之三月政通民宜譽洽遠邇贛府俾貢方物于京師余來茲邑聞分府摠戎于此者曰使監邑在職則必民事之不我瀆也市井之人曰使監邑在職則必力役之可均也田野之民曰使監邑在職則

必粟米誅求不襍然而至也及聞其將返躍然以喜交焉以問若子弟契濶于父兄予竊異夫君所以獲乎上下有若此者時其歸也亟往訪焉語實情真藹乎其厚知其得此于人有由矣退考其私杜門自守請謁無迹凡有不得其平白于公者君究詰得實即令兩辭具對務盡其情曲者立罪之略夫按牘曹無所為市豪民有悖官府者誣史胥者即召語之曰汝有冐憲罔尚何辭汝毋耶費軍儲若干某備孔廟圯壞某修各惟然奉命

無拒色猺獠侵境援師雲集君酬應適宜恬無侮拂身
先士卒攻守不懈晝忘餐夜忘寐視公猶私皆余所目
擊者昔張敬夫嘗嘆世之從政號為能者以察為明以
刻為公以不䘏為能任而號為賢者以姑息為惠以縱
弛為寬以摸稜為善處適以買怨基禍伯君明不苛察
公不徧刻以能䘏其民惠不姑息寬不縱弛而善處乎
事其過人也遠矣雖然邑之佐有史史者承上而通乎
下者也而其輩每相比焉余見其掩人之明而蔽人之

聰者富矣伯君致審于斯庶絶鮮終之議苟報政不異
始至則必有勤金石載信史將無愧循吏于古矣余也
樂道人之善故叙所聞見以為從政者勸以俟大舉賢
才者之採擇云

贈張仲温序

兵興以來郡有盜嘯必分府從便宜以治之任重事煩
非咸得其人不足以集事至正十二年蔡潁道撫寇贑
遠近震沸郡守尚書公以判府王侯討之既平留侯分

府雩都撫安反側凡上流州邑軍旅事無大小得悉制
之置史一人任簿書期會其骫骳不事事者應揔府或
與其意待屬邑或乖其宜上緣茲而速謗下因之而名
殃懼亦有焉及張君仲温之蒞斯役也練達明敏周旋
捭闔大者咨謀小者立決以已之能承上之賢時雖紛
綸而事無不集者矣余視數年間揔府詞訟之科十無
一二所急先者錢穀甲兵而已然幕佐者幾人案牘者
幾人史之員外設者又幾人智效謀勇效力宜其酧酢

練卒以備而經用弗支乃屬其僚友而語之曰計將安
出有議于列者曰楮幣滯壅呰原于商厥今嶺海之醝
經于章貢以達隣郡若舳艫相啣若收其什一償以楮
幣誠養士之權宜也守是其計于是擇廉幹即各隘以
知其多寡之數而上于府余訪舊雩陽維舟峽口前尉
馮君久戍兹土寔兼斯役而府史劉君桂材督焉馮以
余久別斗酒相勞飲酣不覺慨然嘆息語余曰瑣才守
兹峽五年矣漁樵與友麋豕與游知我者謂我心憂今

又重榷醝之禁少有逋蕩罪不旋踵自劉君來監斯役也奉法嚴待物恕樂易周密知人艱苦對雲山煙水風檣沙鳥時有句陶寫其胸次又常若恨余之不遺時久淹于此余亦感其相知少慰于寂寞也然監者率三月一易代將至矣而余無以贈之子為我叙其事使得藉手以別嗟乎余聞劉君為故家才子久矣今覩其質濯濯乎玉樹之臨清風也觀其才恢恢乎游刃之有餘地也察其志殆將畀以自牧思成其大就其深以不墜其

家聲者若人也恨相遇之晚雖無馮君請猶將云云以致余意況聞命矣其敢有愛于言乎劉君勉之余之期子也遠

贈劉桂材詩序

贛府史劉桂材會鹽賦于雩峽三月得代去馮尉得淵徵予文贈之矣後又三月代者且去儒生楊維中輯士君子贈咏詩若干篇寄之復索余序之辭之弗獲則問之曰桂材何以得此于人人哉惟中曰斯人也交君子

敬且和待小人嚴且惠其奉法也恪不挾勢以驕其賦民也公不苟利以刻前乎桂材未嘗無人求一日之思如桂材無有也後乎桂材未嘗無人求一言之譽如桂材無有也好德之誠由中播外烏得以倖致哉余聞而嘆曰詩不云乎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桂材之謂矣傳曰人之有善若已有之諸君子有焉

贈楊維中詩序

白下楊生惟中館授雩都峽戍官馮德淵所扁舟泝洄

常常而見之一日出所吟示余欲聞評泊觀其卷中如
客添江外歲人改鏡中顏羈愁老恨備至若古人常道
者如烟中踈密樹橋外兩三家得之真景漸近自然如
倚松看子落隔竹聽泉流又高人閑趣超然物外暝失
林間樹凉添塞下秋亦清楚可愛他如行路難遣興等
作皆非餘子所能及因喟然歎曰生寄迹山巔水涯非
有名師勝友以相與而刻苦自修猶能如此使其得詞
林尊宿而親炙之其所就又奚止如今所觀乎必且有

大過人者矣雖然生惓惓于余葢欲求益者也余可無一言以對生之心耶詩自真情實景便異凡俗然情雖真而不高景已實而猶濁亦非吟之善者也生以余言思之必有得于景趣之内得于景趣之外矣

遠烟空翠亭詩後序

右遠烟空翠亭詩若干首叅政全公與其賔從咏監郡一軒公投老之勝也一軒公昔監章貢得壩上為游觀之地及叅政公牧茲郡遊而樂之納奐氣于山間攬秀

色于江上朝嵐夕霏引素繚青不可殫狀遂字其亭曰遠煙空翠誠一郡之勝槩也然以余觀之林泉之勝遇而樂之者非難專而有之者為難蓋遇而樂之者人專而有之者天也不見夫昔之游此者乎盡戟晝森綉筵時肆携謝傳之名妓領桓溫之詞客飛觴賦咏明白傳誦詎非文章太守一時之盛哉今馬奉將天討川乜野次憂先天下任重事嚴回視曩者臨眺之美為陳迹為舊夢矣而壩上依其如昨風月主人者艾豫康此天厚

之非若一遊一豫之遇者也若乃易而視之使鶴怨猿驚豈公之心也哉盧陵王禮用序其詩後

雪洞圖詩序

十二年淮孽蔓延江右平章教化公奉旨南征天未殄民兵威始奮而年弗克永于是行中書以都事吳公領其軍受任以來有張無弛由清江而上如長興諸怙險跋扈不軌者或肆伐或附致達于盧陵公之力也行省擢陞員外輿論韙之公所乘戰艦暠白晃朗顧謂賔從

曰猶雪洞也由是咸稱雪洞將軍舟名雪洞亦猶齋名畫舫云耳或曰公為斯名欲人以寒苦為心臥薪嘗膽意也葢陽和之氣易流于驕逸寒苦之性必至于堅忍昔田單攻狄魯仲連謂其在即墨織蕢杖鍤為士卒倡所以破燕今有夜邑之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其間未易勝狄此能以寒苦為心與不能者之異也故曰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余應之曰是或一道也然天下之理生機伏于肅殺方冬寒氣嚴凝則來春

動植必至蕃育歲臈温和雪霜不降則品物不暢其生
惟人亦然罰一人千萬人懼所殺者少而所生者衆是
罰乃生地也寒谷而春貞下而元雪也者翳萬物之大
德而一歲之成功也歟是故釆薇遣戍也曰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出車勞還也曰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古人咏
戍役之功必歸于雪公之志無亦寓至仁于至愫睹歲
功以思戍功之成也乎已而范明理來章貢一具道吾
廬陵百姓所以留公者因憶去歲寇由安成永新笭土至

城下徵公力戰郡城有不為墟者乎宜斯人感之深也
又數日范出雪洞圖徵言為之展玩而歎曰雪洞者寓
言也今乃形似之鑿矣况公事業又豈畫史所能彷彿
哉因書答或人辭于圖後俾覽者相繼詠歌以祈戎功
之有成也

送馬時憲還維揚詩序

西域馬君時憲以冑監弟子員舉進士為翰林編修官
志不屑也南遊九江泛彭蠡踰梅關拜外父究公于南

雄回棹章貢訪趙蘊諸老遺跡因翱翔而弭節焉性重
默無汎交跡絶權貴之門衆以是奇之一日聞有笑笑
道人者何笠披紙衣擊節行歌于市憇江東雷岡亭飛
舞而上馬祖岩歌聲若金石悲壯激越林木為動田翁
樵子棄業而衆觀意其散仙也怪而察焉則時憲耳噫
其果于忘世若楚狂接輿者耶抑猶豪傑不偶之士雄
才莫施輙佯狂詭其迹輕世肆志以泄憤懑無聊之氣
耶矧燕趙素多慷慨悲歌之士安知不猶有曩之風烈

耶余有以知時憲倜儻不羈之情矣既而道里無虞將還東淮之僑所余友馮詠索士大夫詩歌送之而屬余以序余言何足為君贈哉第于時憲不能不為當世職于薦賢者興舉而不能先之嘆也馬君行矣見今時任方叔召虎之事者為我懇切諗之曰生民塗炭極矣聖君如此誰忍負之

賀贛守海公拜叅政詩後序

詩若干首贛府佐屬曹掾賀大叅海公拜命之作也公

以朝臣出守章貢政嚴盜弭邦域完固事聞于京天子
嘉之念贛之為郡遥搤閩粤數千里之衝要寔為雄藩
于是即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兼
贛州路揔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内勸農防禦使以鎮護
之仍賜内府織文光禄上尊以示惓惓注倚誠内朝之
寵渥外廷之榮耀睹兹盛美有不舞蹈咏謡也哉雖然
春雲藹空繁星麗漢使人耳之神怡目之心豁固諸賢
愛敬之至情然公大人也位尊則任重繼兹以往一號

令一設施國體之大係焉非郡國錢穀甲兵庶務比也凡左右先後者計有所當用婉辭以進之議有所未安頓首以請之使大人治績愈章義聞愈著以無負天子美命庸非愛敬之彌至者乎咸曰唯唯遂摛其說于群言之左為後序

贈通守王公祈雨詩序

天下之事有適然遇之于天者幸也初非有可必之道也惟其屢試而不移既久而愈驗則其信于天者非偶

然矣贑通守王公祈年于雩陽也前三四年余嘗過之
睹士類喜雨之什而序之矣然猶以為是適然耳其後
凡禱莫不孚應今年夏不雨公蹙然曰奭報非我憂不雨
則無禾深可憂也即具香幣徧走群望俄而風雲隨興
甘雨竟日既霑既足近悅遠安然後知公之所以信于
天者非幸也有可必之道也若夫適然之感一遇之已
耳未嘗有至再至三者至于再三已非可以倖致況至
于五六至于八九而無或一爽者乎公之大過人者于

斯乎卜矣然嘗觀之信于天者每不諧于人不能不致
疑于有物夫以公之連年討賊功亦茂矣而爵不過初
命之大夫無以慰國爾忘家之心而棄城全軀之臣秉
鈞衡列台鉉比比有焉噫人無不至惟天不容偽彼諧
于人者又果能一信于天乎信于天者數數然也則其
不諧于人者無足慮矣朱子有言不求人知而求天知
公之心也友人吳伯淵得諸賢頌詠獻于公而徵予序
余故表公之所以信于天者以告夫庶民小子云

送雩都馮縣尉序

雩都尉馮君德淵既代贑府委戍雩峽又五年屢狀求代久始得請去一日府史吳自得劉桂材李君茂等咸集語及君之為人莫不稱歎或曰君之防戍也保甲後丁更休迭用者有警約期畢至無一跡敢後舟楫往來驗詰無他不使稽滯人咸德之或曰水陸通衢過者紛若君無貴賤小大無敢慢以故來者曰馮君馮宰率懽然有頃而去其未及盃酒殷勤輙慊然終日將校騎卒

絡繹無虛日君酬應盡情各相安戒飭毋譁以拂君意民按堵如故或曰君平生敬畏慮譴謫及躬將貽前人羞慄慄如奉盈如履險故善于其職而有令聞或曰聯事者横而多慾馭下峻法不近人情君憂其蔓已也力求退退踰月聯事者以賕敗其知幾有如此者言人人殊而為美則一余不能盡記也已而君赴行省聽調庶人在官者俱來求文依依不舍因詢其行事皆與前言契最後府史諸君又持巨軸合辭來請嘻馮君其所謂

平易近民者耶將存心愛物于人有所濟者耶抑無惡無斁以永終譽者耶自是脫下僚而陞顯要宜矣余奚言哉雖然疇昔諸君之談公論也公論焉可廢乎余輯之為序

贈會昌常侯方壺序

湘江賴惟賢僑寓雩山之陽時過從宴語偶及今之為政者惟賢作而嘆曰若吾州常侯真百一者也曩余公牧贑時于侯敬愛不觧常語左右曰古有建功絕域乗

聲來世者今伊邇洪省音耗宵如欲單舸中流往覘偵之誰足辦者咸曰非侯莫可使者于是擬十八灘選忝徒峙粻用遥遥馳千餘里如山陰道中四顧悽斷而壯肝烈胆無少慺慄必達使命及官會昌也廉正自持嘘枯起萎雖深山長谷愚夫惷婦咸安信之若父母然招降符下受任弗辭凡怙險不軌道者理諭誠動轉移其非心不兵而解秋毫無所利若安遠若信豐若會昌若瑞金石城以至循梅遐壤聞風從順者呰三百有奇追

府委任鎮寧都則蒸庶怨咨遮道猶赤子下離襁褓無所安其身必止斾尼轅始翕然以定此其槩也他非枚舉可盡余耳熟其言嘗恨有官君子不能皆侯不能不使人寤歎也其後惟賢將還其鄉求余文著侯行事余不能辭也姑序前所聞俾得藉手以事其賢大夫而余也猶將撫四方綿續昂首信眉陳于繡衣玉節進退人才者之側則常侯在所不可略云

游羅田巖序

雩都邑南山行五里有岩曰羅田自濂溪周子來游來歌名聞于後至正乙未余留茲邑數月欲一往未果丁酉重來憂患中念不及此明年夏允匡以使命抵掌思至其地司征宗楚故家才子友誼尤厚欣然檥航領客以渡步至岩近松陰可愛班荊且焉少息峭壁環抱若獅若象若牛馬然入谷清涼襲肌循石徑梯梯而上洞口谽谺泬窈邃若堂奥益以人力佛宮幽敞中有石鼓扣之隆隆外聞折而西五十餘步有濂溪書院僧以祀

西方之教而周程之像寘其隅又折而北四十餘步仰鐫濂溪閘有山岩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隂雖然未是洞中景且異人間名利心二十八字于其顔其趾石渠九曲則邑人孫氏之先鑿以娛客渠旁泓渟崖溜為小沼佳木異竹樹垂隂相蔭于是序齒列坐命少者從者挹沿注渠流觴而宴用前詩首句分韻賦者六人餘一字則聯句成之于時有苦思者有行吟者箕踞而飲者披腹而卧者點筆石角者高情逸韻雖晉賢無以大過惜

乎無畫史彷彿之詩章既就僧茶亦㲠歸客于舍子安
洗爵緝飲拈題襍咏期客于醉亦狂士也既徹廵簷而
東乃履危磴躋絶頂萬山紛其如葉江湖極目傷心問
僧所謂虎穴安在則云榛塞不可詰矣因記岳武穆至
斯岩嘗有詩云手攜竹杖訪黃龍舊穴空遺虎子蹤雲
鎖斷崖無覓處半山松竹撼西風恨山間無浄壁可書
以示來者歌罷黯然不能不為異代頗牧之思也已而
餘景度山嘉惠濡翰題同游名氏于石壁有言于列曰

有宇宙即有斯岩至周子而名斯彰其後游者何可勝紀俱無稱可嘆人生清遠遊實難在平世尚愳知已乗晤矧戰爭未息勝迹名流暢情邂逅豈可得耶復欲重集參差多矣異時回思斯遊恍若隔世昔人俯仰之間為之興懷良有以也盍序遊岩之樂使九疑陽華名稱于次山西山石城譽顯于子厚亦千載佳話也予不得辭遂著所歷如此是日游者余同郡梁材允匡嚴玄子安豫章龔昂宗楚汝南陳瑩嘉惠暨允匡猶子助予掃

在人為剛直為朴厚為豈弟君子其于物也為金為玉為麟為鳳為龍為虎為後凋木在地為原為阜為岡陵發為文章也英華俊偉明白正大如春陽如海運神妙變化而光彩不可掩抑陰晦之氣在天為雨雪為雲霧在人為諛佞為殘忍其于物也為鈆為石為梟為鳥為虺為狐為葭菼在地為汜為巷為窪數為沮洳得之于文也淺澁塵濁晻昧骫骳如寒螢光如焦穀芽讀之無足快人意者則是氣之為也然二氣升降無常而人之

氣質可變而況于文乎自科舉來致力程試之文者雖一詩歌一尺牘往往如吃是小技之末且未能變況其大者乎由是觀之子中天賦高學力至其過人也遠矣雖然詩之為道似易而實難言近指遠者天下之至言也先輩有云詩如鏡中燈水中鹽謂之真不可謂非真亦不可蓋所咏在此而意見于彼言有盡思無窮非風人所以感物者乎子中與余同舉于鄉知其業三百篇者日與上下論議故以余嗜好之偏陳之子中今無民

社之責將翔于青原白鷗之間肆其力于文字則余也葛巾野服陪乎杖屨之末尚取新作玩繹之東野之拜有日矣始書此以志讀穪歳月云時戊戌日南至也

嘉林髙氏族譜序

先聖王之勤民也井牧以食之比閭以居之庠序以教之德行以舉之使之安其田里服其教訓出長入師無轉徙無游宦故族黨昭穆秩然其不紊自里選廢而井地壞小人失業也或受廛為滕國之氓君子出位也或留

則為簪纓世族信不誣矣抑余願有言焉凡在斯譜者思吾身名賢之後則必仁義存心而不事于鍥薄詩書淑身而不流于庸俗畊桑以殖業而不為游末之民使人見之而起敬曰此高韓王後也信乎合抱之木千金之子非步仞之丘三家之市所有也斯為不辱其先矣若夫視禮法為虛文議問學為迂濶而諉曰此先訓也則非余所敢知如心作而謝曰吾家子雲老不曉事敢不敬共朝夕以無忘先王之戒詞余也萬鄉曲之愛與

如心邂逅于岑南見其崎嶇兵亂猶能以譜牒為事既勉其歸復叙其譜而不能不致王道不明民志不一之憾于後世云

僊館春集序

至正十八年秋有若南霽雲之求援賀蘭者事已無可奈何寄跡嶺南真仙觀觀在岩谷間上有神女祠相傳秦避世而遷者谷中巨石磊落如獅如象如虎豹蹲者如龜出暴如蟾蜍如筍立者或字之曰步蟾曰書林碧

蘿蒼蘚間石刻猶可辨有因其高下鑿而級之乘其坡𤖅而席之以為憩息之所泉虢虢絡石趾𧈅樹根隱見而下為瀑濺濺鳴水為樂看雲之朝眺月之夕往來嘯傲其中隱然如散仙而忘其為人間世也明年春末值雨餘霽後嘉木沃若可愛幽禽下上𠼷哢生香時來飛塵不到正月既望壇前杏桃盛開嘉客咸集因觴咏以為樂用傍花隨柳過前川為韵半酣章或就或不就復掃苔展席樹下幽興愈暢不知日之將夕子中慨然謂予

曰鄉也與子躋層崖歷絕谷出入茅蒿煙霧間跋涉數百里御枚夜渡惟刀劍矟矟有聲曉睇神州青山一髮紅塵莽莽泪墮馬首壯志視馬伏波何讓今乃垂翅歛恨于此忘形爾汝陶情杯酒聊自遣耳非子孰有知吾心者乎不知明年今日與子何處抑馳驅河洛之間輦轂之下有不囬思嶺南之跡者乎況昔之肥遁君子登臨于斯也烏知後來有同其趣然求遺風餘響已漠然雲闗岫幌之外矣千載之下有如我者乎不馳情而遐

思者乎子序溪壑之姿讌遊之興俾詩繼其後亦佳致也余遂叙其槩而志之曰伯顔子中四舉再魁于江西為分省都事勤于王事者也余則廬陵王禮忝任帥幕與子中同年而同志者也高恕如心胡坦文全皆斯文之彦劉厚尚德始興教諭李敬仲考信豐令尹同寓是山適出城而歸亦賦詩者先輩富州太守梅南劉中孚皆禮同郡也慕吾徒而共樂者里人李國明陳思誠羽士則有故而他適後十日命李敬書于壁俾來者寓目

馬

麟原前集卷四

之感勤勤忠告汎及其私于是又感其相厚既留旬日思抵永豐省其先府君墓謀歸窆于義山之陽嗟乎僕于君有深省矣古語有之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葢言忠孝非二致也乃今觀之益信初君之仕永豐也體聖上之仁子育黎庶抑暴起萎臣之忠也仕而迎養子道之常回首故山白雲伊邇烏知時殊里絶先人魂魄有不得思沛哉迨君之離永豐也生民之禍日烈貲殘舍燬閭以身免雖龍驤之塋馬鬛之塚不以怨惡開則以金

玉累異鄉抔土抑且奈之何哉而父兄之詔其子弟者
則曰縣丞汝父母也先塚在斯邑者春秋可忘祭掃之
義乎酋長之戒其部曲者亦曰縣丞我父母也先塚在
斯邑者朝夕可忘省視之勤乎違之七年矣而松楸蔽
芾蔚如甘棠人心天理之不蝕豈偶然者哉夫納忠于
君而獲報于親君子之孝也君今往省載忻稱喜感舊
談新飯洒酒澆翁仲猶昨死生契濶既慰且安發引江
行特易易耳世謂吳君起家為名進士從政為古循吏

校藝為明有司或莫知其純孝者故僕因其是行也著所聞以自儆且以為當世士君子勸焉縡維漸開酌酒舉餞而侑之以歌歌曰若有人兮邑中黙堂有弦兮户無蕪金溟渤墟埃兮高岸以沉南山有丘兮其木孔陰狐兎削跡兮鸞鳳來吟種德必穫兮良哉此心歌罷抗手别去

魏松壑吟藁集序

詩大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傳曰志之所至詩亦至

馬三代古詩何莫非其志之所之也五言起于蘇李其離别贈荅中情纏綣藹然詞氣之表下至晉陸機之論詩則曰緣情而綺麗而文中子亦云詩者民之情性也故詩無情性不得名詩其卓然可得于後世者皆其善言情性者也柰何世道日降溫柔敦厚之教無聞遂啟邵子删後無詩之歎葢不求其本而誇奇鬬靡者病之也古人托物比興其鳥獸草木之名皆取人所同知者庶幾咏歌有足感發何嘗採掇珍異如丹砂空青金

膏水碧山海經所未載博物志所不錄皆左抽右擷取青嬈白令人乍見如入武庫駭神盪目不可名狀徐而味之求其纏綿要眇如山陽之笛依依不能去心何可得也嗟乎安得起吾廬陵劉先生九京之下與論風雅之妙哉古燕魏松壑翩翩佳公子也早有能詩聲凡可悲可憤可樂可感輙形謳吟未嘗探賾摭怪而語必不可俗余讀之盡卷快意快意使其不以崎嶇風塵汨其中所詣殆不止此抑文章者士之末也余于松壑尚有

所加敬焉夫名師勝友輔己之藥石也尤宜親近庶幾變化氣質講切問學其或嚚嚚恥于自下則賢者日遠矣松壑資禀如此而視斯文之友如骨肉人亦孰不傾囷倒廩而竭情焉將見鏃礪括羽之益以成其德奚獨馳騁乎翰墨之林而已哉余也歸歟青原之下杜門讀書以娛其晚尚取四方名勝之作萃而刻之則松壑在所不可少云

雩陽孫母輝和爾氏貞節序

能自樹立則母年已五十餘矣于是里社長老聚而言
曰是貞節婦也不白于公旌異之其何以勵俗遂上其
事于縣縣令受其詞而察之得其實復上其事于府府
公受其詞下而察之得其實又上其事于行省省臣聞
之于朝將表其門適以事變寢已亥春余自嶺南還雩
見榮宗煢煢哀疚則其母亡矣一日泫然謂余曰本立
未生先父棄代賴母氏載育載訓以有今日其貞白之
節行道之人猶知之旌淑有令遘亂而止本立德薄才

淺無可自見于世以顯揚其親今母氏音容不復接矣罔極莫報而語食自若于天地間尚得為人子乎思得四方能言之士載諸咏歌庶有聞于後不孝之願也先生以為何如請述其槩余遂述志之曰兵興以來父子君臣之間有愧于孫母者衆矣尚德君子三復斯文知斯人之特行嘉其子之孝思豈無慨然興懷而咏嘆之者

送鄭子高還徽州序

至正辛卯古歙鄭君子高來省季父雩陽尹明年江淮

繹騷跬步如在絕域遂僑寓雩邑荏苒十年今茲舟楫
始通子高率其族屬之寓者東還故鄉余聞爲子高慨
然人生憂患惟涉世亂離而淪落異鄉者可念有欲歸
而力不能自歸者多矣力能歸而諉曰無父母兄弟或
白髮倚門而不歸者何限久飢之先塚尚有能動心乎
哉今子高在鄉無定省攖其懷在外有家室慰其思亦
復何所不可而憮焉深恨終養之不待雖泉流世隅瞻
慕愈切子高乎其使余感也將見過家上塚斷垣古木

皆異時艸角嬉遊處豈無徬徨而興嘆父母親友斗酒勞苦必有嘉子高不忘其先不棄其鄉以戒子弟者嗟乎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過紫陽夫子之祠可無媿矣然一去一留交情之變苟非言志昌暢離懷擧餞諸賢列賦寵別屬禮序其首簡故著其槪如此云

送李師昌序

太史公傳日者以為古之賢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而世之仕宦者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枉主法獵農民

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辟無異于操白刄以刼人者也視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而以義置數十百錢者豈不深可愧哉予嘗奇其言凡卜筮方藥之士未嘗敢以易心視之懼隱君子或寄迹于斯也然亦罕見其人焉今年秋辟地白沙吾黨李師昌者集生授業餘力為人推五行藥衆症無不奇中視他術相去遠甚家貧親老復欲遨遊公卿間以給甘旨若斯人者其太史之所録也予抑師昌以古木為標榜木而名古余懼其材大

難為用矣雖然杞梓連抱而朽數尺良工不棄況木之古者閱歷風霜不知其幾使出而遇司馬其容久乎醫卜間耶師昌行矣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見從政有如前所云者諭之以命而藥其病可也

陳子泰詩藁序

余聞辨于味而後可以言詩信也今夫適于口者若醢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醝非不醎也止于醎而已以充飢者或輟焉知其醎酸之外醇美膏腴有所乏耳苟

有物焉既充乎飢又適于口豈不饜飫與快乎人哉江西自德機范先生用太白風格一變舊習流動開闔舂容條暢音響節奏咸赴以合類皆和平之音于是學者翕然從之遂無復濤怒電蹴鰲掀鯨吼鐃空擢壁崢氷擲戟之態然求其一聯一句之間溢溜涸水有無窮之思得至足之味使人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眇見焉秦和陳通子秦故家子弟之淳愿者也為詩業進士遭亂感時傷事發于詠歌劉君子高又從而維之抑揚

劉亮甚非瑣瑣者所能及也自是少加以思將見韵外之致景外之趣超詣沉鬱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致之目睫之前斯可名家矣若然醇美鹹酸之味有不備者歟子泰示余詩藁欲聞所益于余最厚故樂題其簡端云

贈陳省掾序

葢余于省郎陳君之完城竊嘆其有大過人者也士方讀書衡門于古今事未愜意者恒奮袂扼腕抵掌頓足

恨不置身其間以少展尺寸及用于世或才不足以稱
其位氣不足以赴其志使人致疑于窮經幸而施為稍
異于流俗又以未達國體任重而躓異流俗矣達國體
矣卓卓然古人于今世足為邦國重萬物吐氣矣又或
偏于獨見憸于末路嗟乎才難如此于今誰與共論當
世事哉君之在永新也或曰規畫有方訓練有法或曰
恩義感激得士卒心或曰雍容暇豫時以碁自娛茫乎
莫測其涯涘以是觀之非其才足以稱其氣足以赴者

歟非窮經果足致用歟非通達國體者歟非居今之世復見古之人歟宜乎有如主敬雖崎嶇兵亂間無一凢之覆以為家而惓惓執鞭事君者葢亦有見也士之頌君者禮嘗序之矣主敬又得若干為一卷君何以得此于人人哉雖然士之屬望于君不永新而止别永新猶有未奠枕者乎孫子謂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吴子則以二重一信為勝之主民之斯命者尚其念之

送湯輔德廣州蒙古字學録序

昔我世祖皇帝奄有區夏以遼金及遐方諸國各有字
書而本朝尚缺故特命國師創製蒙古字頒之四方期
以順言達事而已于是內則翰林院以總其教外則蒙
古教授以董其學可謂備一代制度矣比者江西提舉
官推廣上意辟習于兹事者增置諭録以羽翼之由是
外弟湯輔德沿檄録廣州蒙古字學將行別予宣溪之
上或謂輔德簪纓世家階庭才子不明經舉進士顧乃
業右學以徼進不幾近耶予語之曰子亦知夫國字之

功乎鄭夾漈謂梵音行于中國而吾夫子之經不能過跋提河一步者以字不以聲也國書因聲之自然而使無字之聲悉成有聲之字推之于遠豈小補哉輔德之是役也邇之化民可使嶺海以南誦其語者莫不鼓舞于王言誕敷之下遠之事君則經筵達帝聰發揮尊主庇民之妙未有不由于此也尚何愧于科第乎矧餘力學文固將並行而不倍也既以解或人復敘次是語以為輔德赴廣州蒙古字學錄序

蕭伯循詩序

始余有安遠之役道雙江謁府長伯循過余于旅邸因見其詩後以王事鞅掌邈不相聞五六年矣去歲還廬陵遁跡曲溪之上伯循復以詩來訪相對如夢寐詞翰之妙非復疇昔深使余喜也今年余寓東昌伯循之里也又盡見其感時懷古咏物抒情登覽酬贈餞別等作徐而讀之大篇春容短章峭潔流麗而無矜持踈放而有興趣凡意所欲言無不盡達于筆下如時花吐艷過

者屬目如春禽調吭聞者快耳此豈沾沾録録者所可企及哉雖然劉夢得有云心之精微發而為文文之神妙咏而為詩司空表聖亦曰文之難而詩尤難二賢深于詩道者也味斯言也詩果可以易視耶伯循嘗誦詩三百矣試舉一二得于余心者談之常棣之于凡弟伐木之于朋友蓼莪罔極之感東山體下之心伯兮之思其君子旄丘之責其隣國小宛之相戒谷風之相怨燕燕恩愛之情黄鳥哀痛之恨何其曲盡人情微婉懇至

後千百載能言之士莫或及之何哉噫有三代人物而後三代之詞章可覩也人品不古若而欲詞章軼乎秦漢之表豈理也哉學者步趨乎聖賢涵養其氣質則詩之本立矣本立則其言藹如得乎性情之正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伯循思其難務其本致其思而使之精養其氣而使之平充其學而使之洽異時視東昌談詩之日猶今日視雙江始見之時則伯循殆將超等夷而名家矣勉旃伯循朝滿夕除潢潦也沿委而遡夫源其江

漢之流乎

胡澗翁樂府序

文語不可以入詩而詞語又自與詩別曾蒼山嘗謂詞曲必詞語婉孌曲折乃與名體稱世欲暢意者氣使豪放語直能伶輩飾婦衣作社舞耳其不苟句者刻鏤綴簇求字工殆宮粧木偶人形存而神不運余深以為知言自花間集後雅而不俚麗而不浮閤中有開急處能緩用事而不為事用敘實而不至塞滯惟清真為然少

游少晏次之宋季諸賢至斯事所詣尤至姑即鄉國論
吾家松竹居士暨胡古潭彭巽吾皆詞林之雄也國初
太原元裕之以此擅名其後涿郡盧處道河南張仲美
韵度俱非尋常可及親友胡善樂以其季父澗翁詞稿
示余無前二者之失而得諸老之遺纏綿依約語意深
到令人不能釋手既而謂余曰往者季父詞稿司馬昂
夫嘗序之矣鋟梓未完而兵變盡廢捃拾記憶存十一
于千百俟力稍舒仍托工人壽之子為序所以顧惟淺

陋矣足以窺曹劉之牆苐念胡氏自宋以來詩書閥閱雄長當時澗翁于古潭孫行充傳弓冶不墜家聲又能傲睨凡流得其禮接甚登龍門尚有承平王孫故態今觀其美製可謂無愧古潭矣㽞視松竹清風紹其遺響者其抑無愧于澗翁也乎因序其稿歸之并以識余之不武云耳

送王録判補憲掾序

至正十五年正月江西河東道肅政廉訪使司辟吉安

路録判王君叔琰掌憲牘合城士民怛然失色留之不可來諗于予曰兵火凋瘵之餘天以録判恵我遺黎公而能慈而勇利必興害必除革吏獘若鑑督而隄決也恤民隠若寒煦而饑飫也總府知其才公委日至必求其情斷于理與工容悦者夐異政府數月善譽翕然今為上位所奪去勢不得留計将安出余解之曰王君居是職則合郡蒙福而止贊治憲幕則吉安四州五邑與列郡之民咸蒙其賜烏得以寡妨衆哉然余因君之行

而竊願有言焉夫憲司朝廷之耳目而書吏又憲司之耳目也當今時獘可動心駭目可扼腕抵掌何假起而救之政在今日識時俊傑宜昧先務之當急乎風俗頹敗忽禮讓而崇驕侈人紀人綱其誰與立一宜先各郡有官君子之賢十不一二不次超遷猶懼弗勸二宜先人民鮮少牛畜殆盡東作方興田必荒萊百姓不給何以裕國三宜先楮獘通行官民利賴窒而不流自上壞之物價翔踴民不聊生四宜先忠義之士國爾忘家殺

身不悔無貴賤無小大必有以旌異之則人心激五宜先奸暴縱横弱肉强食上下黨結政以賄成苓范久疎無所忌憚六宜先惟侯世臣之裔與國同休戚雖位卑政劇猶惓惓撫民如子列今贊風紀之司立清要之地有不舉先務以新庶政者乎將見薅稂莠以扶嘉植渙氷雪而囬春陽則深山長谷之民必舉手加額曰憲幕有賢其將復覩唐虞之治于是來者慰悅請書其語為君贈余雖未識君然得其為人矣故敢獻芻蕘之愚云

吳伯淵吟稿序

余兒時從師學詩導教之曰吾之道本乎性情寓乎景物其妙在于有所感發苟無得于斯不名為詩因舉古詩優游不迫意在言外者每夜諷咏數語久之眞覺淘去塵俗神思清遠于是令録三百篇中可興可怨者及離騷而下蘇李漢魏等作沉潛誦玩參以盛唐諸名家而止常曰詩在山巓水涯人情物態故紙上踵襲非詩暇日率子弟徜徉臨眺仰掇俯拾無不可誦然後戒以

語忌俗意忌陳調忌卑味忌短小者不可使多難者不可使近得之悠然挹之淵然而詩在是矣其後年益上思干祿以養親竭力為舉子業終歲不一吟者有年然舊聞隱隱在耳夢寐猶未忘也近見一二學者喜鋪張而乏變化尚朴厚而無興趣多或未精短或未暢安得起是翁九京之下與共論哉臨川吳君伯淵以其詩示余有舂容而無急迫有蘊藉而無斲琱有情景而無典故真可與言詩矣由是遡而求之而盛唐而騷選而三

百優柔涵泳之久且將有得于詩教溫然為成德矣曾小技之精而已哉余之期君也遠故以所得于師者竭焉使三復斯言有助我之歡則非吳下阿蒙矣用序其稿俟良會之再卜之

送楊子枚九江謁吳廉使序

凡遊都會之地者非有析圭儋爵之想則必貿遷廢舉之徒否則挾其一技一能以自售舍是三者亦無因而至矣今有漫游之士無三者之志而有思賢之心求叙

驚嘆焉公一退士耳非有聲利之及乎人而欣慕之者惓惓弗置此豈偶然之故耶係人心者必有在矣而子牧卓越之見殊于尋常余猶為簪纓世族之有賢子弟喜也夫以余慕公之素而依違于日邁月征之餘不得奮飛以奉教于左右今于楊之往也能不重竦望之情哉雖然九江今都會之地也子之往也異乎三者之志矣抑適滄海者人必示之以其珠入崑山者人必銜之以其玉珠玉在側得無歆動于中乎子牧作而曰樵歸

之日倘辱大人先生咳唾之珠玉志願足矣他則非所知也相視一笑而别

録事司典史謝宏用美解序

典史司縣幕佐也持案牘之權與官吏相可否其職任之係不輕然率由吏老將至而始任焉故好興事舞文法乃其常敦篤渾涵之意什不一二也苟有之則人陰受其賜者多矣豈必有建明施設而後為賢哉吾郡録事典史司謝宏用之考滿也城西諸君子謂禮曰謝君

佐政三年矣醇謹而無鍥薄也悃愊而無操切也奉法
遵職不察察以為明也同寅協恭不斷斷以為任也知
録事張公之賢而相之而民莫之知也吾子可無贈言
以寄吾黨之情也乎禮復之曰吾得其人久矣彼有所
受之也内附初宏用之王大父昌元以故宋儒臣逮事
世祖皇帝念二帝三王之治莫備于書進而獻之陳説
大義上嘉納焉授吏部尚書于是朝廷議禮制度咸俾
與聞當時諸老樂談其事謂隱然與箕子陳洪範者同

科眉山楊衡州于吏部公有鄉里親戚之舊嘗爲余誦之夫觀人必本之父凡師友宏用敦篤渾涵度越時輩庸非先世之儒術飾吏事耶使仕優益學發揮吏部公所以事君者以臨其民而世濟其美豈不益有咏嘆君子忠厚之澤于方來哉

乾隆御覽之寶

麟原前集卷五